宋史/卷3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五十九 ◄

宋史
卷三百六十　列傳第一百十九

► 卷三百六十一

宗澤　趙鼎

宗澤

宗澤。字汝霖，婺州義烏人。母劉，夢天大雷電，光燭其身，翌日而澤生。澤自幼豪爽有大志，登元祐六年進士第。廷對極陳時弊，考官惡直，寘末甲。

調大名館陶尉。呂惠卿帥鄜延，檄澤與邑令視河埽，檄至，澤適喪長子，奉檄遽行。惠卿聞之，曰：「可謂國爾忘家者。」適朝廷大開御河，時方隆冬，役夫僵仆於道，中使督之急。澤曰浚河細事，乃上書其帥曰：「時方凝寒，徒苦民而功未易集，少需之，至初春可不擾而辦。」卒用其言上聞，從之。惠卿辟為屬，辭。

調衢州龍游令。民未知學，澤為建庠序，設師儒，講論經術，風俗一變，自此擢科者相繼。調晉州趙城令。下車，請升縣為軍，書聞，不盡如所請。澤曰：「承平時固無慮，它日有警，當知吾言矣。」知萊州掖縣。部使者得旨市牛黃，澤報曰：「方時疫癘，牛飲其毒則結為黃。今和氣橫流，牛安得黃？」使者怒，欲劾邑官。澤曰：「此澤意也。」獨銜以聞。通判登州。境內官田數百頃，皆不毛之地，歲輸萬餘緡，率橫取於民，澤奏免之。

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，盟海上，謀夾攻契丹，澤語所親曰：「天下自是多事矣。」退

居東陽，結廬山谷間。靖康元年，中丞陳過庭等列薦，假宗正少卿，充和議使。澤曰：「是行不生還矣。」或問之，澤曰：「敵能悔過退師固善，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。」議者謂澤剛方不屈，恐害和議，上不遣，命知磁州。

時太原失守，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。澤曰：「食祿而避難，不可也。」即日單騎就道，從羸卒十餘人。磁經敵騎蹂躪之餘，人民逃徙，帑廩枵然。澤至，繕城壁，浚湟池，治器械，募義勇，始為固守不移之計。上言：「邢、洺、磁、趙、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，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，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。」上嘉之，除河北義兵都總管。金人破真定，引兵南取慶源，自李固渡渡河，恐澤兵躡其後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。澤擐甲登城，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，開門縱擊，斬首數百級。所獲羊馬金帛，悉以賞軍士。

康王再使金，行至磁，澤迎謁曰：「肅王一去不反，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，願勿行。」王遂回相州。有詔以澤為副元帥，從王起兵入援。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，斷敵歸路，眾不從，乃自將兵趨渡，道遇北兵，遣秦光弼、張德夾擊，大破之。金人既敗，乃留兵分屯。澤遣壯士夜搗其軍，破三十餘砦。

時康王開大元帥府，檄兵會大名。澤履冰渡河見王，謂京城受圍日久，入援不可緩。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，至自京師，言和議可成。澤曰：「金人狡譎，是欲款我師爾。君父之望入援，何啻饑渴，宜急引軍直趨澶淵，次第進壘，以解京城之圍。萬一敵有異謀，則吾兵已在城下。」汪伯彥等難之，勸王遣澤先行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。

二年正月，澤至開德，十三戰皆捷，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。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、河東北路宣撫范訥、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。三人皆以澤為狂，不答。澤以孤軍進，都統陳淬言敵方熾，未可輕舉。澤怒，欲斬之，諸將乞貸淬，使得效死。澤命淬進兵，遇金人，敗之。金人攻開德，澤遣孔彥威與戰，又敗之。澤度金人必犯濮，先遣三千騎往援，金人果至，敗之。金人復向開德，權邦彥、孔彥威合兵夾擊，又大敗之。

澤兵進至衛南，度將孤兵寡，不深入不能成功。先驅云前有敵營，澤揮眾直前與戰，敗之。轉戰而東，敵益生兵至，王孝忠戰死，前後皆敵壘。澤下令曰：「今日進退等死，不可不從死中求生。」士卒知必死，無不一當百，斬首數千級。金人大敗，退卻數十餘里。澤計敵眾十倍於我，今一戰而卻，勢必復來，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，則危矣。乃暮徙其軍。金人夜至，得空營，大驚，自是憚澤，不敢復出兵。澤出其不意，遣兵過大河

襲擊，敗之。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。

時金人逼二帝北行，澤聞，即提軍趨滑，走黎陽，至大名，欲徑渡河，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，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。又聞張邦昌僭位，欲先行誅討。會得大元帥府書，約移師近都，按甲觀變。澤覆書于王曰：「人臣豈有服赭袍、張紅蓋、御正殿者乎？自古姦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，未有竊據寶位、改元肆赦、惡狀昭著若邦昌者。今二聖、諸王悉渡河而北，惟大王在濟，天意可知，宜亟行天討，興復社稷。」且言：「邦昌偽赦，或啟姦雄之意，望遣使分諭諸路，以定民心。」又上書言：「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，大王行之得其道，則有以慰天下之心。所謂道者，近剛正而遠柔邪，納諫諍而拒諛佞，尚恭儉而抑驕侈，體憂勤而忘逸樂，進公實而退私偽。」因累表勸進。王即帝位于南京，澤入見，涕泗交頤，陳興復大計。時與李綱同入對，相見論國事，慷慨流涕，綱奇之。上欲留澤，潛善等沮之。除龍圖閣學士、知襄陽府。

時金人有割地之議，澤上疏曰：「天下者，太祖、太宗之天下，陛下當兢兢業業，思傳之萬世，奈何遽議割河之東、西，又議割陜之蒲、解乎？自金人再至，朝廷未嘗命一將、出一師，但聞姦邪之臣，朝進一言以告和，暮入一說以乞盟，終致二聖北遷，宗社蒙恥。臣意陛下赫然震怒，大明黜陟，以再造王室。今即位四十日矣，未聞有大號令，但見刑部指揮云『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、西，陜之蒲、解』者，是褫天下忠義之氣，而自絕其民也。臣雖駑怯，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，得捐軀報國恩足矣。」上覽其言壯之。改知青州，時年六十九矣。

開封尹闕，李綱言綏復舊都，非澤不可。尋徙知開封府。時敵騎留屯河上，金鼓之聲，日夕相聞，而京城樓櫓盡廢，兵民雜居，盜賊縱橫，人情恟恟。澤威望素著，既至，首捕誅舍賊者數人。下令曰：「為盜者，贓無輕重，並從軍法。」由是盜賊屏息，民賴以安。

王善者，河東巨寇也。擁眾七十萬、車萬乘，欲據京城。澤單騎馳至善營，泣謂之曰：「朝廷當危難之時，使有如公一二輩，豈復有敵患乎。今日乃汝立功之秋，不可失也。」善感泣曰：「敢不效力。」遂解甲降。時楊進號「沒角牛」，兵三十萬，王再興、李貴、王大郎等各擁眾數萬，往來京西、淮南、河南、北，侵掠為患。澤遣人諭以禍福，悉招降之。上疏請上還京。俄有詔荊、襄、江、淮悉備巡幸。澤上疏言：「開封物價市肆，漸同平時。將士、農民、商旅、士大夫之懷忠義者，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，以慰人心。其唱為異議者，非為陛下忠謀，不過如張邦昌輩，陰與金人為地爾。」除延康殿學士、

京城留守、兼開封尹。

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，至開封府，澤曰：「此名為使，而實覘我也。」拘其人，乞斬之。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，澤曰：「國家承平二百年，不識兵革，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，恬不置疑。不惟不嚴攻討之計，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，士大夫不以為狂，則以為妄，致有前日之禍。張邦昌、耿南仲輩所為，陛下所親見也。今金人假使偽楚，來覘虛實，臣愚乞斬之，以破其姦。而陛下惑于人言，令遷置別館，優加待遇，臣愚不敢奉詔，以彰國弱。」上乃親劄諭澤，竟縱遣之。言者附潛善意，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。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，且謂：「澤之為尹，威名政績，卓然過人，今之縉紳，未見其比。乞厚加任使，以成禦敵治民之功。」

真定、懷、衛間，敵兵甚盛，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，而將相恬不為慮，不修武備，澤以為憂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，以圖收復，而於京城四壁，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。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，沿河鱗次為連珠砦，連結河東、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，於是陝西、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。有詔如淮甸。澤上表諫，不報。

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，澤一見奇之，曰：「此將材也。」會金人攻汜水，澤以五百騎授飛，使立功贖罪。飛大敗金人而還，遂升飛為統制，飛由是知名。

澤視師河北還，上疏言：「陛下尚留南都，道路籍籍，咸以為陛下舍宗廟朝廷，使社稷無依，生靈失所仰戴。陛下宜亟回汴京，以慰元元之心。」不報。復抗疏言：「國家結好金人，欲以息民，卒之劫掠侵欺，靡所不至，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。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，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。陛下觀之，昔富貴者為是乎？獲罪戾者為是乎？今之言遷幸者，猶前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；今之言不可遷者，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。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。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，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？」

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，澤上疏曰：「京師，天下腹心也。兩河雖未敉寧，特一手臂之不信爾。今遽欲去之，非惟一臂之弗瘳，且並與腹心而棄之矣。昔景德間，契丹寇澶淵。王欽若，江南人，即勸幸金陵；陳堯叟，蜀人，即勸幸成都。惟寇準毅然請親征，卒用成功。臣何敢望寇準，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。」又條上五事，其一言黃潛善、汪伯彥贊南幸之非。澤前後建議，經從三省、樞密院，輒為潛善等所抑，每見澤奏疏，皆笑以為狂。

金將兀朮渡河，謀攻汴京。諸將請先斷河梁，嚴兵自固，澤笑曰：「去冬，金騎直來，正坐斷河梁耳。」乃命部將劉衍趨滑、劉達趨鄭，以分敵勢，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，以俟大兵之集。金人聞之，夜斷河梁遁去。二年，金人自鄭抵白沙，去汴京密邇，都人震恐。僚屬入問計，澤方對客圍棋，笑曰：「何事張惶？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。」乃選精銳數千，使繞出敵後，伏其歸路。金人方與衍戰，伏兵起，前後夾擊之，金人果敗。

金將黏罕據西京，與澤相持。澤遣部將李景良、閻中立、郭俊民領兵趨鄭，遇敵大戰，中立死之，俊民降，景良遁去。澤捕得景良，謂曰：「不勝，罪可恕；私自逃，是無主將也。」斬其首以徇。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，澤數俊民曰：「汝失利死，尚為忠義鬼，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，何面目見我乎！」斬之，謂史曰：「我受此土，有死而已。汝為人將，不能以死敵我，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？」亦斬之。謂仲祖脅從，貸之。劉衍還，金人復入滑，部將張捻請往救，澤選兵五千付之，戒毋輕戰以需援。捻至滑迎戰，敵騎十倍，諸將請少避其鋒，捻曰：「避而偷生，何面目見宗公。」力戰死之。澤聞捻急，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。捻死二日，宣始至，與金人大戰，破走之。澤迎捻喪歸，恤其家，以宣權知滑州，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。

山東盜起，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，請下令止勤王。澤疏曰：「自敵圍京城，忠義之士憤懣爭奮，廣之東西、湖之南北、福建、江、淮，越數千里，爭先勤王。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，不能撫而用之，使之饑餓困窮，弱者填溝壑，強者為盜賊。此非勤王者之罪，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。今河東、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，不知其幾；諸處節義之夫，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，復不知其幾。此詔一出，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，倉卒有急，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。」

王策者，本遼酋，為金將，往來河上。澤擒之，解其縛坐堂上，為言：「契丹本宋兄弟之國，今女真辱吾主，又滅爾國，義當協謀雪恥。」策感泣，願效死。澤因問敵國虛實，盡得其詳，遂決大舉之計，召諸將謂曰：「汝等有忠義心，當協謀剿敵，期還二聖，以立大功。」言訖泣下，諸將皆泣聽命。金人戰不利，悉引兵去。

澤疏諫南幸，言：「臣為陛下保護京城，自去年秋冬至於今春，又三月矣。陛下不早回京城，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。」除資政殿學士。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：「天下之事，見機而為，待時而動，則事無不成。今收復伊、洛而金酋渡河，捍蔽滑台而敵國屢敗，河東、河北山砦義民，引領舉踵，日望官兵之至。以機以時而言之，中興之兆可見，而

金人滅亡之期可必，在陛下見機乘時而已。」又言：「昔楚人城郢，史氏鄙之。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，是規規為偏霸之謀，非可鄙之甚者乎？傳聞四方，必謂中原不守，遂為江寧控扼之計耳。」

先是，澤去磁，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，統制趙世隆殺之。至是，世隆與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，眾懼其變，澤曰：「世隆本吾一校爾，何能為。」世隆至，責之曰：「河北陷沒，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？」命斬之。時世興佩刃侍側，眾兵露刃庭下，澤徐謂世興曰：「汝兄誅，汝能奮志立功，足以雪恥。」世興感泣。金人攻滑州，澤遣世興往救，世興至，掩其不備，敗之。

澤威聲日著，北方聞其名，常尊憚之，對南人言，必曰「宗爺爺」。

澤疏言：「丁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，李成願扈從還闕，即渡河剿敵，楊進等兵百萬，亦願渡河，同致死力。臣聞『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』。陛下及此時還京，則眾心翕然，何敵國之足憂乎？」又奏言：「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，所以教人孝；敬其兄以及人之兄，所以教人弟。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，迎復二聖。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，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。望改修寶籙宮以為迎奉之所，使天下知孝于父、弟于兄，是以身教也。」上乃降詔擇日還京。

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，每為潛善等所抑，憂憤成疾，疽發於背。諸將入問疾，澤矍然曰：「吾以二帝蒙塵，積憤至此。汝等能殲敵，則我死無恨。」眾皆流涕曰：「敢不盡力！」諸將出，澤歎曰：「『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』。」翌日，風雨晝晦。澤無一語及家事，但連呼「過河」者三而薨。都人號慟。遺表猶贊上還京。贈觀文殿學士、通議大夫，謚「忠簡」。

澤質直好義，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，而自奉甚薄。常曰：「君父側身嘗膽，臣子乃安居美食邪！」始，澤詔集群盜，聚兵儲糧，結諸路義兵，連燕、趙豪傑，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冀。有志弗就，識者恨之。

子：穎，居戎幕，素得士心。澤薨數日，將士去者十五，都人請以穎繼父任。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，乃以穎為判官。充反澤所為，頗失人心，穎屢爭之，不從，乃請持服歸。自是豪傑不為用，群聚城下者復去為盜，而中原不守矣。穎官終兵部郎中。

趙鼎

趙鼎，字元鎮，解州聞喜人。生四歲而孤，母樊教之，通經史百家之書。登崇寧五年進士第，對策，斥章惇誤國。累官為河南洛陽令，宰相吳敏知其能，擢為開封士曹。

金人陷太原，朝廷議割三鎮地，鼎曰：「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，何庸議？」已而京師失守，二帝北行。金人議立張邦昌，鼎與胡寅、張浚逃太學中，不書議狀。

高宗即位，除權戶部員外郎。知樞密院張浚薦之，除司勳郎官。上幸建康，詔條具防秋事宜，鼎言：「宜以六宮所止為行宮，車駕所止為行在，擇精兵以備儀衛，其餘兵將分佈江、淮，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。」上納之。

久雨，詔求闕政。鼎言：「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，變祖宗之法，而民始病。假闢國之謀，造生邊患；興理財之政，窮困民力；設虛無之學，敗壞人才。至崇寧初，蔡京託紹述之名，盡祖安石之政。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，成于蔡京。今安石猶配享廟廷，而京之黨未除，時政之闕無大於此。」上為罷安石配享。擢右司諫，旋遷殿中侍御史。

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，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。鼎言：「德總兵在外，專殺無忌，此而不治，孰不可為？」命鼎鞫德。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，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，諸將肅然。上曰：「肅宗興靈武，得一李勉，朝廷始尊。今朕得卿，無愧昔人矣。」中丞范宗尹言，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，上曰：「鼎在言路極舉職，所言四十事，已施行三十有六。」遂遷侍御史。

北兵至江上，上幸會稽，召臺諫議去留，鼎陳戰、守、避三策，拜御史中丞。請督王進軍宣州，周望分軍出廣德，劉光世渡江駐蘄、黃，為邀擊之計。又言：「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，經營關中當自蜀始，欲幸蜀當自荊、襄始。吳、越介在一隅，非進取中原之地。荊、襄左顧川、陝，右控湖湘，而下瞰京、洛，三國所必爭，宜以公安為行闕，而屯重兵於襄陽，運江、浙之粟以資川、陝之兵，經營大業，計無出此。」

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，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，下詔親征，鼎以為不可輕舉。頤浩惡其異己，改鼎翰林學士，鼎不拜，改吏部尚書，又不拜，言：「陛下有聽納之誠，而宰相陳拒諫之說；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，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。」堅臥不出，疏頤浩過失凡千言。上罷頤浩，詔鼎復為中丞，謂鼎曰：「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，恨不之識，今

於卿見之。」除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。

金人攻楚州，鼎奏遣張俊往援之。俊不行，山陽遂陷，金人留淮上，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，鼎曰：「勿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之。三省常以敵退為陛下援人才、修政事，密院常虞敵至為陛下申軍律、治甲兵，即兩得之。」上曰：「卿等如此，朕復何憂。」鼎以楚州之失，上章丐去。會辛企宗除節度使，鼎言企宗非軍功，忤旨，出奉祠，除知平江府，尋改知建康，又移知洪州。

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，鼎言：「橫烏合之眾，不能當敵，恐遂失襄陽。」已而橫戰不利走，襄陽竟陷。召拜參知政事。宰相朱勝非言：「襄陽國之上流，不可不急取。」上問：「岳飛可使否？」鼎曰：「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。」簽樞徐俯不以為然。飛出師竟復襄陽。

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，劉光世出陳、蔡。光世請入奏，俯欲許之，鼎不可。偽齊宿遷令來歸，俯欲斬送劉豫，鼎復爭之。俯積不能平，乃求去。朱勝非兼知樞密院，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，乞令參政通知。由是為勝非所忌。除鼎知樞密院、川陝宣撫使，鼎辭以非才。上曰：「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，盡以付卿，黜陟專之可也。」時吳玠為宣撫副使，鼎奏言：「臣與玠同事，或節制之耶？」上乃改鼎都督川、陝諸軍事。

鼎所條奏，勝非多沮抑之。鼎上疏言：「頃張浚出使川、陝，國勢百倍於今。浚有補天浴日之功，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，君臣相信，古今無二，而終致物議，以被竄逐。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，遠去朝廷，其能免於紛紛乎？」又言：「臣所請兵不滿數千，半皆老弱，所齎金帛至微，薦舉之人除命甫下，彈墨已行。臣日侍宸衷，所陳已艱難，況在萬里之外乎？」時人士皆惜其去，臺諫有留行者。會邊報遝至，鼎每陳用兵大計，及朝辭，上曰：「卿豈可遠去，當遂相卿。」九月，拜尚書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兼知樞密院事。制下，朝士相慶。

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，舉朝震恐。鼎論戰禦之計，諸將各異議，獨張俊以為當進討，鼎是其言。有勸上他幸者，鼎曰：「戰而不捷，去未晚也。」上亦曰：「朕當親總六師，臨江決戰。」鼎喜曰：「累年退怯，敵志益驕，今聖斷親征，成功可必。」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，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，且促世忠進兵。世忠至揚州，大破金人於大儀鎮。方警報交馳，劉光世遣人諷鼎曰：「相公自入蜀，何事為他人任患？」世忠亦謂人曰：「趙丞相真敢為者。」鼎聞之，恐上意中變，乘間言：「陛下養兵十年，用

之正在今日。若少加退沮，即人心渙散，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。」及捷音日至，車駕至平江，下詔聲逆豫之罪，欲自將渡江決戰。鼎曰：「敵之遠來，利於速戰，遽與爭鋒，非策也。且豫猶遣其子，豈可煩至尊耶？」帝為止不行。未幾，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，云北兵大集，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。

張浚久廢，鼎言浚可大任，乃召除知樞密院，命浚往江上視師。時敵兵久駐淮南，知南兵有備，漸謀北歸。鼎曰：「金人無能為矣。」命諸將邀諸淮，連敗之，金人遁去。上謂鼎曰：「近將士致勇爭先，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，乃朕用卿之力也。」鼎謝曰：「皆出聖斷，臣何力之有焉。」或問鼎曰：「金人傾國來攻，眾皆怵懼，公獨言不足畏，何耶？」鼎曰：「敵眾雖盛，然以豫邀而來，非其本心，戰必不力，以是知其不足畏也。」上嘗語張浚曰：「趙鼎真宰相，天使佐朕中興，可謂宗社之幸也。」鼎奏金人遁歸，尤當博采群言，為善後之計。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、措置綏懷之方。

五年，上還臨安，制以鼎守左僕射、知樞密院事，張浚守右僕射、兼知樞密院事、都督諸路軍馬。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，條而置之座右，次第奏行之。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慶軍節度使，封建國公，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。鼎薦范沖為翊善、朱震為贊讀，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。

建炎初，嘗下詔以姦臣誣衊宣仁保佑之功，命史院刊修，未及行，朱勝非為相，上諭之曰：「神宗、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，非所以傳信後世，宜召范沖刊定。」勝非言：「《神宗史》增多王安石《日錄》，《哲宗史》經京、卞之手，議論多不正，命官刪修，誠足以彰二帝盛美。」會勝非去位，鼎以宰相監修二史，是非各得其正。上親書「忠正德文」四字賜鼎，又以御書《尚書》一帙賜之，曰：「《書》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，所以賜卿，欲共由斯道。」鼎上疏謝。

劉豫遣子麟、猊分路入寇，時張俊屯盱眙，楊沂中屯泗，韓世忠屯楚，岳飛駐鄂，劉光世駐廬，沿江上下無兵，上與鼎以為憂。鼎移書浚，欲令俊與沂中合兵剿敵。光世乞舍廬還太平，又乞退保采石，鼎奏曰：「豫，逆賊也，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，或更退守，何以立國？今賊已渡淮，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，然後議去留。」上善其策，詔二將進兵。俊軍至藕塘與猊戰，大破之。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，光世已棄廬回江北。浚以書告鼎，鼎白上詔浚：「有不用命者，聽以軍法從事。」光世大駭，復進至肥河與麟戰，破之。麟、猊拔柵遁去。

浚在江上，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，所言誇大，鼎每抑之。上謂鼎曰：「他日張浚與卿不和，必呂祉也。」後浚因論事，語意微侵鼎，鼎言：「臣初與浚如兄弟，因呂祉離間，遂爾睽異。今浚成功，當使展盡底蘊，浚當留，臣當去。」上曰：「俟浚歸議之。」浚嘗奏乞幸建康，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。暨浚還，乞乘勝攻河南，且罷劉光世軍政。鼎言：「擒豫固易耳，然得河南，能保金人不內侵乎？光世累世為將，無故而罷之，恐人心不安。」浚滋不悅。鼎以觀文殿大學士、知紹興府。

七年，上幸建康，罷劉光世，以王德為都統制，酈瓊副之，並聽參謀、兵部尚書呂祉節制。瓊與德有宿怨，訴於祉，不得直，執祉以全軍降偽齊。浚引咎去位，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，入對，拜尚書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，進四官。上言：「淮西之報初至，執政奏事皆失措，惟朕不為動。」鼎曰：「今見諸將，尤須靜以待之，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。」臺諫交論淮西無備，鼎曰：「行朝擁兵十萬，敵騎直來，自足抗之，設有他虞，鼎身任其責。」淮西迄無驚。

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，上曰：「俟行遣張浚，朕當下罪己之詔。」鼎言：「浚已落職。」上曰：「浚罪當遠竄。」鼎奏：「浚母老，且有勤王功。」上曰：「功過自不相掩。」已而內批出，浚謫置嶺南，鼎留不下。詰旦，經同列球解，上怒殊未釋，鼎力懇曰：「浚罪不過失策耳。凡人計慮，豈不欲萬全？儻因一失，便寘之死地，後有奇謀秘計，誰復敢言者？此事自關朝廷，非獨私浚也。」上意乃解，遂以散官分司，居永州。

鼎既再相，或議其無所施設，鼎聞之曰：「今日之事如人患羸，當靜以養之。若復加攻砭，必傷元氣矣。」金人廢劉豫，鼎遣間招河南守將，壽、亳、陳、蔡之間，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，得精兵萬餘，馬數千。知廬州劉錡亦奏言：「淮北歸正者不絕，度今歲可得四五萬。」上喜曰：「朕常慮江、池數百里備禦空虛，今得此軍可無患矣。」

金人遣使議和，朝論以為不可信，上怒。鼎曰：「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，今屈己請和，不憚為之者，以梓宮及母后耳。群臣憤懣之辭，出於愛君，不可以為罪。陛下宜諭之曰：『講和非吾意，以親故，不得已為之。但得梓宮及母后還，敵雖渝盟，吾無憾焉。』」上從其言，群議遂息。

潘良貴以向子諲奏事久，叱之退。上欲抵良貴罪，常同為之辨，欲並逐同。鼎奏：「子諲雖無罪，而同與良貴不宜逐。」二人竟出。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，不書黃，上怒，顧鼎曰：「固知致遠必繳駁。」鼎問：「何也？」上曰：「與諸人善。」

蓋已有先入之言，由是不樂於鼎矣。秦檜繼留身奏事，既出，鼎問：「帝何言？」檜曰：「上無他，恐丞相不樂耳。」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，封國公。鼎奏：「建國雖未正名，天下皆知陛下有子，社謖大計也。在今禮數不得不異，所以系人心，不使之二三而惑也。」上曰：「姑徐之。」檜後留身，不知所云。

鼎嘗辟和議，與檜意不合，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，檜乘間擠鼎，又薦蕭振為侍御史。振本鼎所引，及入臺，劾參知政事劉大中，罷之。鼎曰：「振意不在大中也。」振亦謂人曰：「趙丞相不待論，當自為去就。」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，濤言：「戒之擊臣，乃趙鼎意。」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。上聞益疑，鼎引疾求免，言：「大中持正論，為章惇、蔡京之黨所嫉。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，大中去，臣何可留？」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，尋加檢校少傅，改奉國軍節度使。檜率執政往餞其行，鼎不為禮，一揖而去，檜益憾之。

鼎既去，王庶入對，上謂庶曰：「趙鼎兩為相，于國有大功，再贊親征皆能決勝，又鎮撫建康，回鑾無患，他人所不及也。」先是，王倫使金，從鼎受使指。問禮數，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；問地界，則答以大河為界。二者從事之大者，或不從則已。倫受命而行。至是，倫與金使俱來，以撫諭江南為名，上歎息謂庶曰：「使五日前得此報，趙鼎豈可去耶？」

初，車駕還臨安，內侍移竹栽入內，鼎見，責之曰：「艮岳花石之擾，皆出汝曹，今欲蹈前轍耶？」因奏其事，上改容謝之。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，鼎召至相府切責之。翌日，問上曰：「某人獻錢耶？」上曰：「朕求之也。」鼎奏：「某人不當獻，陛下不當求。」遂出其人與郡。

鼎嘗薦胡寅、魏矼、晏敦復、潘良貴、呂本中、張致遠等數十人分佈朝列。暨再相，奏曰：「今清議所與，如劉大中、胡寅、呂本中、常同、林季仲之流，陛下能用之乎？妒賢長惡，如趙霈、胡世將、周秘、陳公輔之徒，陛下能去之乎？」上為徙世將，而公輔等尋補外。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。鼎奏：「疏遠小臣，陛下何由得其姓名？」上謂：「常同實稱之。」鼎曰：「同知其賢，何不露章薦引？」

始，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，鼎再相亦以為言。然檜機阱深險，外和而中異。浚初求去，有旨召鼎。鼎至越丐祠，檜惡其逼己，徙知泉州，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，遂奪節。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馳，命提舉洞霄宮。鼎自泉州歸，復上書言時政，檜

忌其復用，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偽命，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，謫官居興化軍。論者猶不已，移漳州，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，潮州安置。

在潮五年，杜門謝客，時事不掛口，有問者，但引咎而已。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，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，鼎謝表曰：「白首何歸，悵餘生之無幾，丹心未泯，誓九死以不移。」檜見之曰：「此老倔強猶昔。」

在吉陽三年，潛居深處，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，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。檜知之，令本軍月具存亡申。鼎遣人語其子汾曰：「檜必欲殺我。我死，汝曹無患；不爾，禍及一家矣。」先得疾，自書墓中石，記鄉里及除拜歲月。至是，書銘旌云：「身騎箕尾歸天上，氣作山河壯本朝。」遺言屬其子乞歸葬，遂不食而死，時紹興十七年也，天下聞而悲之。明年，得旨歸葬。孝宗即位，謚「忠簡」，贈太傅，追封豐國公。高宗祔廟，以鼎配享廟庭，擢用其孫十有二人。

鼎為文渾然天成，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，多其視草，有擬奏表疏、雜詩文二百餘篇，號《得全集》，行於世。論中興賢相，以鼎為稱首云。

論曰：夫謀國用兵之道，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，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為者，二者之設施不同，其為忠一而已。方金人逼二帝北行，宗社失主，宗澤一呼，而河北義旅數十萬眾若響之赴聲，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，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，孰無憤激之心哉。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，無或齟齬牽制之，則反二帝，復舊都，特一指顧間耳。黃潛善、汪伯彥嫉能而恭功，使澤不得信其志，發憤而薨，豈不悲哉！

及趙鼎為相，則南北之勢成矣。兩敵之相持，非有灼然可乘之釁，則養吾力以俟時，否則，徒取危困之辱。故鼎之為國，專以固本為先，根本固而後敵可圖、讎可復，此鼎之心也。惜乎一見忌于秦檜，斥逐遠徙，卒齎其志而亡，君子所尤痛心也。

竊嘗論澤、鼎之終而益有感焉。澤之易簀也，猶連呼「渡河」者三；而鼎自題其銘旌，有「氣作山河壯本朝」之語。何二臣之愛君憂國，雖處死生禍變之際，而猶不渝若是！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，乍任乍黜，所謂「善善而不能用」，千載而下，忠臣義士猶為之撫卷扼腕，國之不競，有以哉！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